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四十五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 定報中國境內每月二角 半年一元 一年二元 日本同 其餘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 郵費在內 遠埠加一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 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 登照算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 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 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 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 歷受社會所推許 備有補血生精 療治血虧虛瘵之特效 性質和平 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消理血分 善除人身內蘊毒質 患花柳病者服之 去污生新 身潤便凡疥瘡頑癬 筋骨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 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最名貴之國貨

萬金不如一風頭　求不如一明月　香烟名目雖多　總不敵金馬牌之名貴

上等社會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 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 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条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德醫邱仁高

診所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一時至四時

電話北一六七五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 按照自定鬻書例 除對 聯 扇 外 均折半取值 上款加二成 潤例另增 名刺 匾額 每字一圓 金銀屏幅 及各種器物 每件二十五字內者 每件十圓 在五十字內者 每件二十圓 過五十字 每字加五角 本埠各大南紙店 均有潤例 並代收件 定期不延

泰興李唐助賑書例　辛酉年

中堂　四尺以內三元　五尺五元　六尺[illegible]　七尺八元　七尺以外另議

聯對　四尺以內二元　五尺[illegible]　六尺[illegible]

屏幅　四尺以內一元　五尺[illegible]　六尺四元　七尺五元

團扇摺扇　每柄一元

名刺　[illegible]　横幅　[illegible]　册頁　每頁[illegible]　書簽　[illegible]

金箋均加倍　[illegible]　資先惠　十五天取件

收件處上海靜安寺路愛儷園及各大箋扇號

吳昌碩　沈寐叟　鄭[illegible]　章一山　姬覺彌　同訂

張丹斧鬻書例

[illegible]

屏幅四尺一金　[illegible]　加尺同上　[illegible]　古[illegible]書局、各大箋扇莊、上海四馬路[illegible]商報館、四馬路[illegible]、本報館

商業專門英文夜校　男女兼收招生

本校創辦於今四年 一切學科注意實用 採最新教授 上課每晚七時至九時 學費極廉 限四年畢業 可勝過讀他處學校七年 膳宿 校內亦備 交通便利 有志向學者請速致函本埠法租界東巨籟達路求是學校索閱章程（附郵一分）

求是商業英文夜學校　校長陶雪生啟

君欲上海便宜安穩乎

大行臺旅社　新改良減價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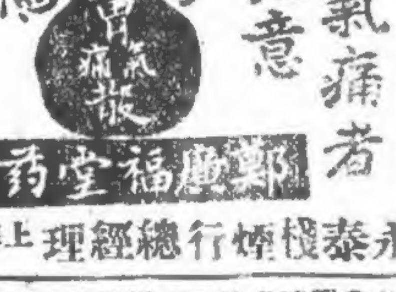
老牌博利安電泡

上海博利安[illegible]公司

光亮省電　精美耐用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電話三八九五
分公司各省各埠

本公司爲國中首創 第一家精科學 新式製鏡 最光學 各種試驗配鏡 光非他家所能 獨合目力之所用 補助壯健 足以便利 眼光之增 氣象時非進 平實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就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鄭福齋堂藥房

永泰棧煙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冬令宜服絕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鰉[illegible]膠

[illegible]

（價目）[illegible]

（購法）無論何處 請向當地郵局兌買匯票 封入掛號寄下 本埠無論多少 保險寄費加一 郵票亦可通用

總發行所上海正威藥房

無敵牌牙粉廠新年贈品章程

自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起 所有從前贈品章程一律取消 改照本章程辦理 惟遠埠來郵係在一月一日前發信者 當照舊章寄奉 以昭信用 至希公鑒

一、凡直向上海總社按照定價購買本牌牙粉或化妝品滿洋二元者 得取贈品值洋四角 多者以此類推 茲將品名定價列左以供選擇　（一）四美圖畫片每幀定價四角（係鄭曼陀畫天虛我生題現在印刷中須陰歷新正出版）（二）梅邊倩影圖每幀定價四角（係鄭曼陀畫天虛我生題已出版）（三）家庭日記每册定價四角（係天虛我生編洋裝金字一厚册年年適用現已出版）（四）甲種凸版日歷每組定價三角 乙種平版日歷每組定價二角（五）壬戌年陰陽合歷每册定價一角（現在裝訂中準於陰歷新正出版）

一、上列贈品均以零售爲限 批發不在此例 如值贈品告罄 得由本社以他種價值相同之貨品代之

一、郵購貨品得用郵票十足代現 凡在單純郵費處 只須外加郵費一成 如在二倍郵費處須加二成 餘仿此 回件倘須掛號 外加掛號費五分

上海小西門新馬路家庭工業社啟

普救臌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臌脹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內病 不可視爲尋常的外症 如若用刀開放 雖能當時見效 然內部病根 去仍要發 [illegible] 本社主人見斯病之苦 [illegible] 臌脹無憂丹 [illegible]

定價　每料洋二十元　半料洋十元　外埠可從郵局兌買 [illegible]

購法　[illegible]

總發行所上海五馬路[illegible]　正威大藥房

愛妻者鑒

●君欲尊夫人容貌增美歟
●君欲尊夫人生育子女歟
●君欲闔宅健康歟

身體衰弱 顏色蒼黃 頭髮乾枯 血虧之病也 雀斑粉刺 頑癬疥瘡 血濁之病也 婦女不孕 經期失調之病也 茲有上海三西公司新發明一八寶珍珠丸 能使皮膚枯黑變爲白嫩 肉刺面瘡立即消除 又能順月經健脾開胃 因此藥概用補血清血精品配成 故能收此奇效也 閱者不信 盍一試之

●男女老幼均可常服 每瓶可服一個月 定價大洋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新世界西三西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遠東眼鏡公司

開設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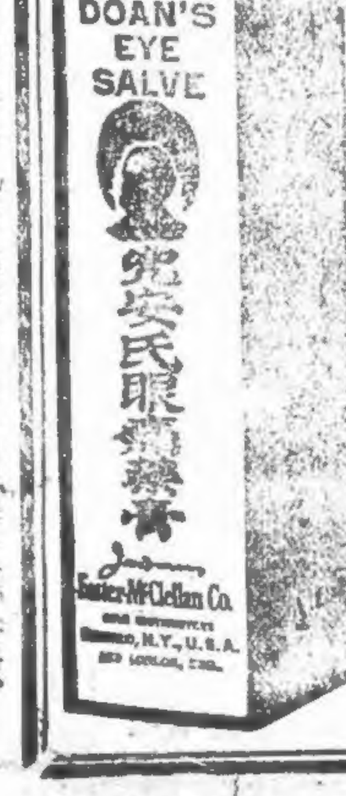
滿洋三元 贈券壹元

羅克多種眼鏡 照類推

各種眼鏡減價一月 八折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洋四角　每打洋四元



此膏專治眼赤眼痛眼皮腫爛眼弦眼瞼瘡等效驗無比患者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聲明

□退位

「退位」這個名辭、是專對於元首用的、比方從前滿清宣統帝、說他是遜位退位、總就到了任滿、也可以說是退位、做官的雖到總理、也祗好用辭職辭職等名辭、若是說總理退位、就像稱兒子膝下差不多、你說成不成呢、如今居然有家頂大的報、會出這種笑話、豈不是笑話嗎、前天這個頂大的報上、登載江西督軍省長的通電、題目題的是、陳光遠楊慶鋆請梁士詒退位電、你想這種頂大的報館、就應該請幾位通人主筆、纔是正理、像這類笑話、雖是小學堂的學生、也知道是錯的、這家報館、居然大書特書、真是我報界之羞呢、教人家說起來、大報館的堂堂主筆、連這點常識都沒有、以後更看不起記者這一途了、在下並不是吹毛求疵、實在因為就是這種眼面前的話、越不作興錯、故此寫出來、請這家報館的大主筆、自省自省、免得再有這種塌台的記載啊、

□可廢不可廢

（丹翁）

報、主持清議者也、學校、作育人才者也、議員、制造憲法者也、兵、鞏固國防者也、可廢乎、曰、斷斷不可、此四者、不具則國傾、壽廢則國亡隨之矣、然而閱報者曰、報分黨派、彼此異黨則互攻、前後易系則變節、爲民指導、反使民無所適從、即所登商家告白、物質相符者甚寡、皆虛張之辭也、謂爲可廢、吾報界中人、幾無以辯之、學生家長之言曰、今之學費、什百於私塾延師之束脩、新教科書一本、值十數元、其內容比舊出者、所差十之一二耳、辦學者之對付學生、誘之以男女同校、激之使家庭革命、利用之請願或示威運動、及其爲軍警所傷夷、則又樂得自爲苦主、故可廢、吾見教員有延師教其子弟者矣、怪而問之、曰、環境不良、慣習染也、學校之環境如此、殆亦默認其可廢者歟、議員之責任奚若、愚民所不知、但見其歲入千萬、輿服麗都、平視省長而奴蓄縣令、及議院開、風潮起、墨盒飛、椅腿舞、頭破血出、甚至昔日之書記、服毒陳屍、又誰願見此武行、見此慘劇哉、故國人皆曰可廢、兵之當廢也、雖外國人皆知之、吾小民知之而不敢言之、王占元之家被搶、孫中山夫人被劫、盜也、實皆變相之兵也、故廢兵已成定論矣、雖然、爲民苦、爲兵樂、民既爲兵、必曰、兵不可廢、猶之身爲議員、將本求利、既得之矣、患失之不暇、故人曰議員可廢、議員曰、斷不可廢、予之子、學生也、彼則曰學校不可廢、予烏乎知之、報館、予業此者也、廢報館、則予廢業矣、使予爲兵則力弱、使予爲學生則年老、使予爲議員、則無運動之資、予已安於報界矣、故曰、不可廢、大凡局外咸以爲可廢者、局中人視之、咸以爲不可廢者也、局外之人、皆受其害者也、局中之人、皆樂其利者也、故觀念之不同如此、昔清之季、都門有發起優伶改良會者、提倡私坊子弟、不爲客侑酒、然發起人則田桂鳳小朶兒也、反對之者、曰、彼輩已服膺足而色衰矣、乃犧牲美少以自獵虛名、彼當時亦未能實廢、今之上海、妓女抽簽、勢在必廢、廢之、誠是也、然而衣食於妓者、未嘗不以爲不可廢也、嗚呼、

窮人喫虧

（小隱）

日前經過米肆、一勞動者流、入內買米、肆夥索價、每石九元二角、其人曰、適有購者、只八元六角耳、何相欺耶、夥曰、否、購兩石固只須八元六角、購一石則非九元二角不可、其人怏怏而去、嗚呼、準此以觀、零購升斗者、不且尤昂歟、諺所謂越窮越吃虧也、

年來滬上屋少人多、供不應求、各業主、莫不爭先加租、以較上年租價、幾至倍之、彼自建洋樓者、固不受此影響、即略有資本者、賃屋數椽、分租與人、租金由衆人担負、彼於中白住房屋、計亦良得、所苦者、則貧寒之家、斗室一間、或客堂半椽、且須七八元耳、

上海汽車固多、馬車人力車、亦復不少、然平均計算、究以乘電車者占多數也、電車公司嚮於生意之發達、不用新銅元之外、且復大增其值、昔之銅元一枚、可乘電車者、今則二銅元起碼矣、且營業發達、乘客日衆、而車輛不見加多、以致各路電車上、寔不入滿爲患、肩磨股擊、擁擠不堪、若裝雞鴨者然、只圖滿載、初不以人類相待、稍與嗟嘆、則賣票者輒詈、如欲適意、何不乘汽車乎、爲圖省費代步計、只得忍氣吞聲也、

吾述至此、友人詰予曰、如子所言、富人即不吃虧耶、予曰、彼擁資鉅萬、而使之傾於一旦者、其惟交易所乎、

贈財神

（改）（杜）（二馬）

梁燕大名垂宇宙。財神肖像不清高。
三分支配邀角色。萬古靈魂一葉毫。
伯仲之間見唐趙。（曾與少川智庵並肩）指揮若定失張曹。（此君得志、未必爲人用也）
犯移帝制終難復。志決身爲軍閥勞。（周旋二大之間、斯誠下策、或亦有所不得已歟）

□再生（三）

（志君）

對面空地上、豎石頭的衆夥計、看見了、連忙跑過來、拉住他二人問道、你二人做甚、快快說給我們聽、那老壽和阿小、看見人多了、也就不跑了、半晌說道、不是我們二人、昨天陪着王三哥嗎、昨夜一夜沒睡、這時因倦了打盹、正在迷迷朦朧做夢、像我和你們在一花園裏賭錢、賭得正在開心、忽然身邊、有個人拉我袖子、我一嚇、連忙睜開眼一看、王三哥坐起來了、我正要起身逃走、我的衣裳又給那破椅拉牢了、等待衣裳拉下來、我就拼命跑了出來、以後什麼樣、你們問阿小罷、衆夥計又向阿小問道、你爲甚也跑了出來、那阿小苦着臉道、我聽見壽哥嚇着了、我也想打個盹、不一回兒、聽見壽哥口裏直喊、我便睜開眼睛一瞧、見壽哥已跳出房門、我不知道什麼事、遂也立起身來、再向床上一瞧、不好了、三哥哥坐起在床上、還要來拉我的袖子、我就拼命的跳了出來、若慢一步、就吃他拉牢了、你道怕也不怕、衆夥也有膽小的、不敢進去、也有膽大的、就說道、我倒不信、死了一天的人、還能活的、年紀大些一個夥計說道、活了是最好的事、怕甚呢、我們大家一同進去一看、便知明白、那一班夥計聽了說道、二伯伯說得有理、我們大家一同進去看來、於是一班人、同到王三房內去了、那王三的家婆聽了老壽和阿小的話、又怕又喜、遂向女東家說道、娘娘、我正要進去看看、因剛剛走到、不便去看病人、這時衆師父都進去了、我也進去看看、女東家道、不然我也要進去、因恐小孩子哭鬧、故此不去、你自便罷、

□一個打拳的財政廳長

（清波）

浙江財政廳長陳昌穀、是一個道老闆、（爲陳夔龍之猶子）居然有大力量、消走了軍閥的杜純、來做財政廳長、凡有客早早天去見他、總見不着、問問看、廳長在那裏打拳呢、原來陳廳長從北道兒上、請了兩位拳教師、來宅子裏教打拳、拳功要緊、所以不見客、不辦事、天天到廳裏、已在午後、說也奇怪、體育真有効驗、打打拳、陳廳長的政躬果然日漸壯健、真實式的標臉兒、一天比一天白裏泛紅、紅裏泛白、可是浙江的財政一天却比一天瘦、據說、陳昌穀常常對着鏡子道、「吾廳雖瘦、吾貌日肥」呢、這也是杭州政界的一段趣史、

丸是戲聞

□湘友霍君來言、去年湘軍入鄂、行經鄂州所屬之某鎮、鎮有尼庵一、地極幽邃、湘軍首領、強借以駐兵、驅翠尼使去、尼迫於勢、無奈何、姑暫徙以避之、瀕行、留一詩於壁云、「急忙收點破袈裟、收拾行囊沒一些、袖拂白雲歸洞口。肩挑明月走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却色羅根舊種花。臨去丁甯貓與犬。休教流落俗人家。」詩雖淺率、然出自女尼之手、則亦可稱妙談、不則借地駐兵、信有其事、而詩則好事者爲之、又未可知、錄之「以見兵爭時代、社會不留之概況也

□去年直軍入陝、陳樹藩倉皇去任、倉皇出走、一愛妾墮馬殞命、事傳遐邇、人多知之、而苦莫明其真相、頃據陝中歸客言、方直軍未入陝時、陳已盡遣眷屬離省、獨居軍署、頗苦岑寂、乃以七百金置一妾、聊以自遣、及至事急、追欲逃遁、妾不善騎、命縛鞍馬上以行、己而墮河中、軍士救起、得免、又行至郊野、妾終苦不可耐、陳亦嫌其累人、遂殺之、有人爲賦妾薄命一首云、「黃金寶劍作妖魔、逐合紅顏薄命多。生小未知鞍馬苦。烏雖雖逝奈虞何。」蓋紀實也、噫陳亦忍人矣哉、

論貴妃醉酒

（林屋）

余觀劇如讀書、略觀大意、不務細微也、惟貴妃醉酒劇、親見最初名伶、以是授其弟子、故言之稍加詳焉、先是此劇始於漢班、而月月紅獨稱絕技、（月月紅名吳鴻、字麗卿、別署笠青）初至京、以是得大名、時愈莊兒、以名旦爲清廷所寵幸、（愈字玉琴）京伶莫敢與爭、獨服吳此劇、親從學之、雖非師弟、笠青嘗其識下、盡以所能授焉、於是京中演此劇者、有二人矣、後玉琴輟演、笠青出都、此劇中絕者五六年、時笠青方建劇館於香港、班名天慶輔、而路三寶者、（字玉珊）隸其部中、路年僅十六七、師事笠青、笠青以此授之、余弱冠嗜劇、嘗從諸文士、識笠青、日必往其館中、數數見授此劇、一日玉珊受朴、尚是余跽爲求免也、後學成入都、笠卿囑之曰、京中思吾此劇久矣、汝至都必首演之、不患名不成也、吾採花劇、與此同爲生平絕作、而秘而未演、今雖盡以授汝、汝能以醉酒名者、亦不許輕演採花、（此劇容更詳論之）玉珊諾諾、及至京、果亦得名、（又數年笠青歸漢、有郭鳳雲者、（名水仙花）復從學醉酒、後入都、亦能步玉珊後塵焉、計笠卿所授、凡三人、「玉琴無所傳、惟小翠花、初學於科班蕭二順、後經玉琴略指正之、玉珊獨傳梅蘭芳、鳳雲則傳其弟子小鳳凰、小鳳凰以嗓敗、不能復演、可稱爲笠青再傳弟子者、蘭芳得其全、翠花得其半而已、自玉珊鳳雲、同時頗演、後台教角者、漸能轉相傳授、元元旦受於蕭二順、尚小雲受於陸大肚、其他不留一一臺環矣、

吉 囍 吉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
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經理

大前門

□[illegible]錄

（第二集）（李涵秋著）

第二回　死裏[illegible]雙料解嬰女　活打胎一本糊塗賬　□五三□

可憐翠蘋沒精打采、起來隨意梳洗、亂頭粗服、還要帮着他母親料理家務、有時候貪酸愛睡、頻頻嘔吐、把個花枝般的女孩子、弄成面黃肌瘦、他母親也瞧料九分、又不便和他女兒明說這話、大家蓋着葫蘆、你哄我我哄你廝混、巨耐時交六月、天氣又十分炎熱、翠蘋雖下死勁的用一方青布、將這腰肢束得緊緊的、怕吃人瞧出破綻、無如衣衫單薄、乳房又漸漸漲高起來、那些隣舍婦女、誰不好管閒事、攜見翠蘋的當兒、無不在背地裏指指點點、還有人望着他做鬼臉兒取笑的、翠蘋又是害羞、又是害怕、幾次三番、想倒出那打胎藥來、和水服下肚去、畢竟想起這藥、不是甚麼好吃的菓子、吃下去、肚皮便要痛得要死、一天一天延挨下去、惟有梅貴的堂客張大嫂、知道他的心事、又和他最談得來、見他近來有些心神恍惚、這一天便走入他店舖裏、和他母親說、要接翠蘋到自己屋裏去頑耍幾天、解解悶兒、翠蘋母親却是無可無不可的、當下便答應了、張大嫂便攜着翠蘋一齊回家、他們婦女們、背着人原是無話不談的、張大嫂那一張嘴、又格外伶俐、大家坐在院落裏乘凉、張大嫂便有搭沒一搭、趕着翠蘋取笑、又問他這些時賀大爺可曾見你沒有、翠蘋先還假裝抵賴、後來吃張大嫂拘着自家大肚子、問他這是打那裏來的、這句話不打緊、直羞得翠蘋粉面通紅、差不多有地縫都要鑽得下去、幸虧在星月底下黑魆魆的、還可遮得一二分羞醜、免不得老着臉、一長一短、告訴張大嫂那些已往的事、張大嫂其時拿手指搭着响了一個榧子、笑道、大姑娘你把我當是睡在鼓裏呢、你們的秘密、我那一件不知道詳細、老實說、這也沒有甚麼羞人答答、目下的文明女孩子、誰不風風月月、尋個開心兒、這也稀鬆平常得緊、到底大姑娘從小生在鄉村裏、至今還脫不掉三分土氣、

□改業

（屆二先生由北京寄）

張甲對他的妻說、「你不必和我嘔氣下、我明日已有一件極可樂的職業、可以安安穩穩的吃飯、也不必求人了、」

他妻問、「什麼職業？」

張甲、「拉洋車！」

妻慨、「呸！沒志氣的東西、虧你還是一個老爺、居然想拉洋車了。」

張甲、「實在拉洋車比當老爺強。」

妻、「我沒聽說過。」

張甲、「我且問你、當車夫怎見得不如當老爺？」

妻、「第一、名義好聽、第二、掙的錢多、第三、自己及家中都可快樂、第四、在社會上也有些光彩、怎的當老爺不比車夫強呢？」

張甲、「就照你所說、我且問你、第一、你說名義好聽、有什麼用？還是可以當飯吃、還是可以當衣穿呢？第二、你說掙的錢多、我這兩年掙了多少錢？何以十幾個月分文未見呢？第三、你說可以快樂、如今你快樂嗎、我快樂嗎？何以都只是愁苦呢？第四、你說有光彩、如今我窮的要死、債戶成羣、見面都要恥笑我、我已怕出去見人、這算光彩嗎？」

妻、「但是做老爺如此、做車夫豈不更甚？」

張甲、「然而不然、我已研究過了、委實車夫比老爺好、第一、老爺的薪俸能拖欠、車夫工食不能拖欠、第二、老爺每有紅白應酬、須出公份金、車夫反可得車飯錢、第三、老爺靠上官、「各有黨系、不系上官一下台、老爺立刻沒有差使幹了、車夫靠老爺、這位老爺下台、用不起車夫、自然有那新貴的老爺來用車夫、第四、老爺是官蠹、是國蠹、是寄生虫、車夫却自食其力、可算神聖勞工、豈不是車夫比老爺強？」

妻無語、

張甲自此由老爺改業做了車夫、

□踞厂贈瀟湘雲聯

昌黎東野郊聯句詩、（瀟碧遠喻委。潮嵌贊瀟聲。）按瀟碧、竹也、湖嵌石也、踞厂用瀟湘雲聯聯附、聯曰、瀟碧湖嵌尋夙約。湘雲楚水寄遐思。

□美國戲單之一種

（馥心自威斯康新寄贈）

聽歌曲

（林屋）

□贈陸濟庵

步驟入吳未知名。陸遜年少猶書生。
衆中相識但心許。所恨懷抱無由傾。
歌場昨者忽我顧。笙吹沸耳高談傾。
意氣忽然見肝膽。慨佛自負得交情。
是時海內方縱橫。漢鼎登上三分爭。
翩翩已沈鄴都水。王氣不到秣陵城。
君才磊砢卒多英。我志疏闊終何成。
豪飲自謂非文舉。高臥誰奈學孔明。

□賀聯

（林屋）

江上風流古未有。哀絲豪竹多新聲。牡丹綠綻花盈盈。歌喉宛轉舞衫輕。周郎有興頻相顧。異日爭傳月旦評。

小飛君賀人入贅、囑余爲聯、余率應之云、此日登臨應大笑。明朝弄玉可同遊。即晚、有友招飲金玉紅妓家、妓留友尋夕、余戲改前聯云、今夜留髡應大動。明朝抱玉可同眠。

病榻流離記補述（五）

（棘人汪大燮泣述）

□（破）（園）（遺）（事）

此醫似終日忙碌者、每來診病、頗草草、旋踵即去、不多言、詢其療法、則謂將「告看護婦、」少頃、看護婦至「僅取黃臘油、或安眠藥少許、質之、則曰、醫所言、如是而已、」醫既謂先嚴可以出院、院中人待遇、益不如前、且嘖有煩言、言先嚴不吸新鮮空氣、不事運動、詢之侍者、則謂向例、病者自經醫生認可出院後、則院中人即置不問、猶不假以辭色者、且不免驅逐也、先嚴進退維谷、繼念既爲此醫開刀、當求治於原手、不便捨去、醫雖依舊每日來診、然終以漸佳爲言、某日「余謂醫曰、病人自覺病重「當非子慮、醫曰、醫之眼光所及、祗爲漸佳、自當漸愈、有此言、余益無從辯難矣、詰朝、醫忽曰、余暨[illegible]即老嚴漸漸避暑、[illegible]以兩遇、此時期中、某醫或可爲余[illegible]我、言已、不顧而去、至此無可再延、惟有出院一法、

□無頭緒之醫治□

先嚴既出此醫院、復投某東洋醫院、非爲治療[illegible]以爲客寓也、緬利不便、聊宿即遷回本宅、時余家寓愛文義路、房屋湫隘、熱甚「且太喧囂、於是另覓新屋「良久始得、地在法租界馬斯南路、頗幽靜、屋爲西式、甚軒敞、空氣亦佳、遷居既定、此處乃永留先嚴之紀念焉、

西醫既不足恃、乃論及中醫、嘗延夏陸堂君診治、謂爲牙瘡、本不足奇、惜小蹈大做、元氣大傷、禍乃至是「伊之辦法、須標本兼治、外用敷藥、內服瀉藥、依其法、病頗利、惟面部始終無法使之消腫、淚穴刀口、漸生膿點、勢頗不佳、左頰燥熱、最甚之處、試置冰其上、亦無知覺、當彼盛夏、面部有如油煉、痛苦不堪言狀矣、臆血則始終不外流、其後因左頰腫勢日甚、左鼻竅以致不通、所有膿血、全賴口內唾出、味惡[illegible]嘔、舉家焦燥、每日延請中西名醫、或所見不同、或數術從事、或竟謝絕、殊無良法、然病雖如此、爰先嚴尤「則仍不敢不服、直醫謂、此鏡即用以防病之[illegible]、神經既未昏亂、則是否此鏡之功、未能臆斷、猶豫不決、終不敢遽捨去、

刺湯遺律評之懷疑

（少少）

□日前寒雲演刺湯、以未上本報賀喜者、似有人議之、而天冠侍者演遺巡律二、二簧倒板後自下場門出、乃竟有人捧之、使人不解、豈菊老遺寶更易窯指未合法耶、默數皮簧戲中、倒板自下場門出者、竟不得其例、不知捧者、果何見解、若例以刺湯之評、果能謂爲平邪、雖票友演劇、不爲偶爾遊戲、稍有差誤、不能與內行一例看待、然是非之間、固不能有所偏倚也「吾爲海上評劇界長嘆、

一年有半

（九六）（天笑戲述）

靜美道、要是父親還在、我也不至於墮落到堂子裏來了、吾父親也是好好兒的人、在前清時代、潦倒是有缺的、自從革命以後、一徑沒有事、坐吃山空、開門七件事、樣樣都要的、直到前年、吾父親死了、我也不能不出來啊、伯濤道、你母親還在杭州嗎、靜美道、他不肯到上海來、他聽得人說女兒吃堂子飯、很覺難爲情的、所以他一向對隣舍人家、都是瞞起的、你想我母親、除了我一個阿姐、已經出嫁之外、還有我和兩個妹妹、一個兄弟、他也不容易支持啊、伯濤道、如此說來、你只好貼補些他啊、靜美道、大少、我是一百五十塊洋錢一節、包給他們的、這個洋錢、我自然寄與母親、好在我自己不大用錢、也幸虧承諸位老爺大少爺看得起、開生意還好、堂差還多、房間裏的人、都拍我的馬屁、大少、告訴你聽罷、堂子的人、幾化勢利啊、他們是狗眼看人低、你要是生意清點哪、他們的面孔就翻轉來啊、伯濤和靜美兩人、並坐在一張沙發上談心、那邊叔鑫和秋萍、也在那裏唧唧噥噥的秘密談話、把個朋濟時一走開、這房間裏的空氣安靜得多、停了會兒、濟時打完了電話、到房裏來、挾了個皮包便走、嘴裏說、諸位、明天晚上再見罷、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聲明